

余华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 接受世界的复杂，保持前行的勇气

老师简介：曹春梅，青岛十七中高级教师，山东省优秀教师，山东省特级教师，山东省首届优秀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，山东省高中班主任培训专家，山东省互联网+教师发展培训专家，青岛拔尖人才。

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路，才能被称为真正的男人？鲍勃·迪伦在《答案在风中飘》中这样叩问。而作家余华的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，则用一种近乎残酷的笔触，给出了回答——真正的成长是少年在复杂的世界中完成的觉醒。

在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里，余华讲述了一个刚满十八岁的少年第一次独自离家远行的故事。少年在父亲的鼓励下，满怀对世界的憧憬和好奇，踏上了旅途。他渴望征服高山、走遍小道，体验生活的丰富多彩。途中，他顺利地搭上了一辆卡车，奔赴前方寻找旅店，他自认为和司机很快就成了关系非常好的朋友。但不幸的是车子抛锚了，车上满载的苹果引起附近村民一波又一波抢夺，少年出于正义感出手阻止，却被殴打得遍体鳞伤。司机本是受害人，理应与他携手共同保卫财产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司机不但没与他联手，反而与掠夺者沆瀣一气，并抢走了他唯一的家当——父亲为少年准备的红背包。最终，少年孤独地蜷缩在破败的卡车驾驶室里，在月光下感受到成长的伤痛和现实世界的残酷。

从认知心理学视角看，少年出门前，对世界的认知显然是一个理想化的图式。然而，当他为了保护司机的苹果而被村民殴打、又被司机背叛时，原有的认知框架彻底



崩塌了。这种剧烈的认知冲突迫使他重新审视成年人的社会——这并非他想象中的和谐共同体，而是充满暴力与背叛的丛林。但是少年并未就此沉沦，“外面风越来越大，但我躺在座椅上开始感到暖和一点了。我感到这汽车虽然遍体鳞伤，可它心窝还是健全的，还是暖和的。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。我一直在寻找旅店，没想到旅店你竟在这里。”余华在这里设置了象征：“旅店”本来是归宿，代表外在的庇

护，最后变成了少年内心的精神栖身地。汽车的残破、红背包的丢失，意味着少年对成人世界的天真幻想彻底破灭。但是蜷缩在废墟般车厢里的少年感受到的是“暖和”，这里凸显出少年珍贵的品质，虽然他被迫接受成人世界的荒诞，可是在破碎的现实里，他依然心存对美好的追求，怀抱对美好的憧憬，这才是精神上的“旅店”。正如认知心理学所揭示的，人类认知发展恰是在“平衡—失衡—再平衡”的循环中螺旋上升的。少年的痛苦，正是认知成长的必经之路。

也许每一个少年都会经历人生的“蘑菇”期，蘑菇的生长环境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少年的处境——像蘑菇一样被置于阴暗潮湿的角落，独自面对风雨。这种看似残酷的成长环境，实则蕴含着深刻的生存智慧。蘑菇在黑暗中汲取养分，顽强生长；少年在暴力与创伤中，同样汲取着生存的力量。这种成长方式虽然痛苦，却比温室培育更为坚韧。当少年最终学会在黑暗中看见微光，他的自我效能感已在无形中建立起来。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与抗挫折能力的培养，构成了少年心理成长的双螺旋。遭遇暴力后的信念不倒，对美好的追求依然在生命里站立，这都是对“我能应对”信念的强化；面对背叛后的继续前行，也在拓展少年的心理弹性区间，提升自我效能感。在没有指导者的情况下，少年通过原始的试错，必将锻造出钢铁般的意志。这场成人礼没有鲜花与掌声，只有伤痕与沉默。但正是这些伤痕，成为了少年珍贵的勋章。余华用冷峻的笔触告诉我们：真正的成长，从来不是在温室中完成的，而是在风雨中淬炼而成的。

十八岁，出门远行。答案不在风中，而在每一个选择继续前行的脚步里。余华用故事告诉我们：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不应被简单地视为一部悲剧，它是一份献给青少年的成长指南。不回避社会的残酷，不粉饰人性的阴暗面，真正的成人礼，是接受世界的复杂，却依然保持前行的勇气；是经历暴力的洗礼，却依然相信光明，传递着希望——这或许就是成长最残酷也最动人的真相——我们终将独自面对风雨，但也终将在风雨中长成参天大树。对于即将或刚刚踏上人生旅途的青少年而言，这本书的价值即在于此。

黑乌鸦的纪年

青岛十七中 高二10班 李佳音 指导老师 曹春梅

碧波最后一次收集太阳的碎片，是在人类纪年的尾声。点点金光卷在浪花里，舔舐过女孩的脚踝。盛夏将这个即将终结的世界拥入怀中，如同一个温柔的谎言。

女孩在最后一次澄澈的海边，看见了沙与海交界处盛开的“红梅”，颜色鲜艳得触目惊心。她轻抚上那抹艳丽，“你很像我家窗外树上的小鸟，可是后来，那棵树倒了。”潮水卷走红梅时，人类纪年的帷幕正悄然垂落。

记忆的雪开始在最热的季节落下——落在泛着油污的喷泉，落在失去头颅的树干，落在被化学废液浸透的土壤里，开出狰狞的冰花。

这是她举起红旗的第一千零一天，声音已从呐喊变成乞求。人们捂着耳朵，不断抱怨。她洁白的裙摆掠过黑土，而旗帜在烟尘中渐渐褪成旧血的颜色。

当呼喊彻底消失，乌鸦便覆盖住天空。起初只是枯枝上的黑影，后来成群地掠过沉默的天空。人们献上文明的遗物祭祀，乌鸦却低头啄食永不消逝的塑料颗粒。

“你要去做什么？”乌鸦眼中映出她疲惫但澄澈的眸子。“拯救世界。”她扛起褪色的旗帜，走向森林深处。那里曾是小溪源头，如今只流淌黏稠的黑水。

这是人类消失的第一千零一个黎明，她从青草边醒来，视野突然开阔。她看见自己收拢的黑翼，看见不远处藤蔓正温柔包裹一具熟悉的躯壳。

她——它——飞上锈蚀的高塔，看见猩红藻类如伤疤般覆盖着海洋，看见城市骨架静默如恐龙化石，看见植物撕开道路，看见尘霾后太阳倦怠如垂暮之眼，玻璃悬崖成为雨燕的巢穴，干涸百年的河床裂缝里，一星新绿正怯生生地探头。

然后，它听见了。不是语言，是风穿过钢铁肋骨的叹息，是草籽在废墟间爆裂的脆响，是潮水搬运沙砾与遗物的摩擦。这些声音在星球寂静的基底上，交织成它能够理解的宏大律动。

“欢迎来到，后人类纪元的第一个夏天。”它展开翅膀，不再追问意义。它本身就是意义的墓碑，也是未来的第一粒种子。它将用这双黑色的眼睛，看这个正在艰难重启的世界，记录所有伤疤与新生。直到某天，新的智慧能从它千年盘旋的轨迹里，从这片伤痕累累又生生不息的土地上，破译出两个沉重的字——敬畏。

这是文明消亡后，存在本身的低语；也是一个纪元对上一个纪元，唯一且最后的箴言。那消逝于风中的呐喊，是文明最后的自白，对自然的每一次掠夺，都在为人类纪年写下句号。



主持人：张译心

一心一译



关注晚报
“琴岛作文课”
微信公众号，主持
人张译心倾
听你的心声

老师点评

本文是一则关于意识与存在的哲学寓言。它超越了环保叙事，探讨了人类中心主义瓦解后，主体性如何以非人形式延续。女孩的死亡并非终结，而是其“觉醒”意识从人类意志的牢笼中解放，融入世界本身。最终，文章揭示了一种后人类时代的存在伦理：真正的救赎，并非源于行动，而是源于凝视；真正的意义，并非被创造，而是被倾听。这是一种从人类纪的“我思”到后人类纪的“它在”的深刻转向。